

李惟心理學
問題討論集

個性心理學問題討論集

A. B. 維焦諾夫等著

“心理學譯報”編輯部編

科學出版社

1957年12月



*

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号

中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1957年12月第一版 書号:0931 印張:4 $\frac{1}{2}$

195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京)0001—5,350 字數:122,000

定价:(9)0.70元

內 容 提 要

蘇聯心理學界近幾年來很重視個性心理學問題的研究，曾先后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探討個性心理學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其中維焦諾夫的論文引起了許多爭論。本論文集是從蘇聯“心理學問題”雜誌上選出的有關個性心理學問題的重要論著，希望通過這些論文把蘇聯心理學家們對於個性心理學問題的主要觀點以及爭論之點反映給中國學術界，供心理學教學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參考。

目 錄

論个性作为心理科学的研究对象·····	維焦諾夫著(1)
略論个性作为心理科学的研究对象·····	科尔班諾夫斯基著(21)
个性心理学中的需要問題·····	佛尔屠納托夫著(41)
关于个性理論的問題·····	彼特罗夫斯基 雅貢柯娃著(53)
中小學生个性形成的若干問題及其研究途徑·····	包若維奇著(69)
关于个性在集体中发展的研究·····	施尼尔曼著(87)
心理状态問題·····	列維托夫著(103)
个性心理学会議·····	克魯切茨基 厄里康寧著(118)

論個性作為心理科學的研究對象¹⁾

維焦諾夫 (А. В. Веденов)

作為具有個性的人²⁾，作為社會歷史的客體和主體的人的實質，如馬克思所說，乃是“社會關係的總合”。在這種意義上，個人乃是社會科學，首先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對象。然而這並不排斥對個人作心理學研究，研究個人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規律，揭露人的個性發展的規律的必要性。在這裡心理學應當依靠社會科學的資料，因為只有在對個人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發展作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才可能對個人的精神發展獲得真正的理解並揭露其規律。

社會科學和心理學都研究個人，其差別在什麼地方？社會科學在於揭露個人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發展，個人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隨人的社會生活條件的改變而變化的最一般的規律。心理學則在於研究人各不同的個性在一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是如何形成的，兒童的精神生活在這種條件下是如何轉變為成人的精神生活，個性的進一步的發展是如何隨着人在社會上的地位的改變及人的社會實踐的發展而實現出來這些問題。

在蘇聯心理學中，人的全部心理生活的社會制約性原則老早就成為普遍的，必須遵行的原則。可是，如果審察一下現行的心

1) 本文的發表系供大家討論之用——原雜誌編者。

2) “個性”原文為“личность”，作為心理學的專門術語，也可以譯成“人格”而用“個性”來譯另一術語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這樣可以區別個性的廣狹二義，雖然這兩個詞在原文的日常用法中是可以通用的——譯者。

理学課程，教科書及教學參考書，我們很容易发觉在它們敘述人的心理生活（並沒有与个性联系起來加以研究）的事实材料的章节中只是簡單地羅列了一些对个性和人的意識的社会制約性的笼統的宣言。現时的苏联心理学暂时还没有成为研究个性的心理学。它現在还只是研究心理生活的現象，研究被抽象地看待的心理机能、过程和特性的科学，这些現象被看作自主的、根据其固有的規律而存在的現象。心理学家有时談起个人的心理質素（склад）、个人的心理結構，並沒有具体地揭露个性的发展及心理生活的每一种現象的发展的社会制約性，这自然就引導到把个性看成是个別心理机能、过程和特性发展的結果这种錯誤的思想，好象这些心理机能、过程和特性总合起來就形成了个人一定的心理質素或結構，亦即人的整个精神面貌。

在实际上，这种关系完全是相反的。个人及其全部心理生活都是社会发展的結果，都是人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实践的結果。人的心理生活中的諸現象（心理机能、过程、个别的心理特性）全都是个性发展的結果。社会创造出人的个性，创造出能掌握现实、能掌握劳动和認識工具的人。社会形成了作为人类历史的主体的人。人的全部心理生活都是作为具有个性的人发展的結果或产物。而这一点与馬克思主义把心理、意識理解为腦的产物和机能的观点並無冲突。只是隨着劳动、社会和語言的发展，人腦才变得在許多方面与动物的腦在机能上有所不同。和动物不同，人不仅适应他周圍的自然环境，而且在其劳动和認識活动过程中征服了自然环境，使自然环境受制于社会，受制于个别的人。人的劳动和認識活动——这首先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人的認識活动——这当然是人腦的活动；而沒有腦参加也就不可能实现人的劳动活动。然而人腦却已經变得能执行一些新的机能，这些机能本身乃是人的社会存在的产物。与此同时，人的全部心理生活也成为人的社会存在的产物，它同时也是人腦的反射（反映）活动。

只有在下列場合我們才能正确地理解人的心理生活的諸現

象，即如果我們把這些現象看成為在具體的社會條件下發展着的具有個性的人的心理機能、過程或特性。我們這篇論文的任务在於指出個性這一概念的心理學內容，闡明決定個性的心理發展的最一般條件的特徵，表明人的心理生活的諸現象的發展是受人的個性發展的條件所制約的。作為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的個性並不是心理科學的某一個別部門，不是心理學課程的某一個別的部分，不是和心理學的其他部分並列的某一個別章節。只要心理學研究人的心理生活，那末，心理學就是研究具有個性的人的心理現象、機能、過程或特性的科學：人的心理生活的規律是受人的個性發展的規律所制約的。

二

首先，我們認為有必要來討論人所獨有的特殊能动性¹⁾的本質問題，也就是人的有目的性的創造性的活動的能力的本質問題，因為對這個問題的正確或錯誤的解答就決定了我對人的心理生活諸現象的理解是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

人的這種特殊的能动性的本質問題，老早以來就引起了人們的研討。在前科學的時期產生了關於人的靈魂的觀念，認為它是物質以外，甚至是超乎物質之上的現象。後來這種觀念就成為哲學和心理學中一切唯心主義的觀念的基礎。

必需指出在心理科學中直到現代，關於人所特有的能动性的本質問題，仍然不能認為是已經最後解決了的。即使在作者是站在唯物主義立場上並且企圖發揚心理生活的反射性學說的那些蘇聯的研究著作中，我們也發現在解決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

在現代心理學著作中，這個問題常常被不正確地與人的需要問題聯繫起來。許多作者提出這樣的論點：人的所有活動的基礎，人的全部能动性的基礎乃是他的需要。在1953年分發給各心理學教研組的“師範學院心理學教科書內容綱要”〔3〕中，特

1) 原文為 *активность*，也可以譯為“積極性”——譯者。

别是这样說的。在許多的心理学教科書和教学参考書中，需要被解說为人的意志的基础，而人的能动性的一切現象本身則被認為是个別心理过程通过意志媒介的产物：經過意志的媒介作用，人的知覺、注意、記憶、思惟、想象就开始活躍起來。

不久以前出版了关于我們所探討的这个問題的專門著作。我們所指的是多布雷寧（Н. Ф. Добрынин）的著作“个性的能动性、意識的能动性問題”〔2〕。

在原則上我們不可能駁斥这一著作的作者的这个論点，即“在动物，条件反射联系的形成是以这些联系在生活上的意义为根据的。条件刺激物发出关于周圍环境中对有机体直接有利和有害的影响的信号。对生活在社会环境中并且由于社会生产而获得生活資料的人來說，基本的乃是联想联系的和个人意义密切联系着的社会意义”〔2, 30〕。关于“联想联系的社会意义”这一含糊論点的意义我們只有留待著者自己來解释，可是他的基本思想却是不可能有什么爭論的：進入人腦的刺激物的个人意义，是和动物形成条件反射联系时的刺激物的生物学意义，起着同样的作用。

然而，多布雷寧的“个人意义”这一概念只是意味着外界刺激物对人的需要的适合性。

我們現在不想去審查作者的不能說服人的一些論点，即由于人的“理解”能力，社会的需要怎样就轉变成成为个别的人的需要。我們認為重要的是多布雷寧的这一論点，即只有需要才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础。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的原則性的重要性的問題，对苏联心理学的基本問題的進一步研究有着極為重要的意义。

多布雷寧畢竟是和所有宣稱人的需要是人的能动性的唯一源泉的心理学家一样，依靠着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特別是依靠“德意志意識形态”一書。在这一書中指出人的需要的获得滿足是人的生活的条件，是任何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馬克思說，生产是作为保証人类生存的条件而发生的，通过社会生产來滿足人类需要是第一个历史事件。然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奠基者從來

也沒有把人类的生存歸結為個人需要的獲得滿足。而且在其著作中一再回到需要問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常談到的並不是個人的需要，而是整個社會的需要。例如在“論費爾巴哈”一文中恩格斯寫道：“就個人說，他為了開始行動起來，凡引起他的行動的一切沖動力，一定要經過他的頭腦，一定要轉變為他的意志的動機；同樣，公民社會的一切要求——不管當時是那一個階級統治着，——也必然要通過國家的意志，以便以法律的形式取得一體遵行的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很容易明白的。但是，試問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論是個人的或整個國家的意志，——其內容是什麼呢？這一內容從何而來呢？為什麼人們所願望的正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呢？我們在尋求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時，便可看到，在近代史上，國家的意志，一般和整個說來，是受公民社會的變化着的要求，是受某一階級的統治，歸根結蒂，是受生產力和交換關係的發展所決定的”〔1，671〕¹⁾。

看起來，並無必要去特別證明上述引語不論對個別人們的個人需要在其心理發展上的作用問題，或是對社會需要轉化成個人需要問題都是沒有關係的。在這裡，恩格斯只是談到國家的意志系由公民的，也就是社會的發展着的需要所制約。而多布雷寧在企圖證明社會的需要，要是和個人需要不相同的話，那末最低限度也會轉化為個人需要時，引用了這同一段話，而且強調“個人的”和“變化着的需要”這幾個字，從而就歪曲了恩格斯的原意。

社會的需要，實際上照例是成為人的意志行為的刺激，可是這絲毫也不意味着社會需要會轉化成每一個人的需要。讓我們補充說一句，某些社會需要從來不可能變成個人的需要。要是對壟斷資本佔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國家來說，戰爭乃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需要，那末這絕不意味着戰爭有可能變成該社會的人們的需要，而且發動戰爭的資本家本人也絕不會想要投軍參戰。

對多布雷寧來說，正象對作出同樣結論的許多蘇聯心理學家

1)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第60頁。

一样，需要乃是一个他们可以把一切可能激发人的能动性的东西都堆进去的特种大锅炉。实际上要是人理解到他自己某一种或另一种活动对社会的必要性，接受社会的这种或那种要求，甚至在行动上完全服从社会的要求时，——这也绝不意味着这种活动已经变成他自己的需要。这只是表明了他有意志行为的能力，他有根据意识到的必要性而行动的能力。如果人由于这种或那种道德情感的驱使，在义务感、自己的良心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话，这也并不意味着他采取该种行动是由于他自己所固有的需要。人的理智也是他的行为，特别是他的基于意识到的必要性之上的行为的激动因素之一。人的各种不同的情感（道德情感也在其列）有可能成为人的行为的决定性刺激。自然，理智和情感，也象人的需要一样，都是个人的社会发展的产物。可是它们不论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或是在个人发育上都具有不同的心理特点、不同的历史，因此，要抹杀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容忍的，因为这样做就阻塞了对它们作科学研究的远景。

必须明确地限定“需要”这个概念的范围。需要——这是人对保证他有可能作为活的有机体而生存的东西的需求和对保证他有可能作为个人而生存的东西的需求。一切人的需要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虽然某些需要的根源存在于人的生物学历史中。这一类需要是在人的动物祖先的种族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而这些需要只是在人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才获得发展。人的其他需要则是在人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人生而具有某些带有生物和社会根源的一些需要。在人的个体发育过程中，视人的生活和活动方式而定，人的需要就获得发展，而产生了新的需要。这些需要是这样的，没有它们该个体就不可能作为活的有机体或具有一定社会水平的个人而生存。在人的生活上，需要的获得满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是人的生活和活动却绝不能为结为人的需要的获得满足。

自从劳动和社会产生以来，人的需要之所以能获得满足是通

过社会生产而实现的，人常常不是根据自己固有的需要，而是根据全社会的需要、整个人类集体的要求来行动的。甚至在个人需要完全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也会被迫行动。人常常被迫甚至违反个人固有的需要而根据集体需要来行动。

有时候可能碰到这样的话，即人之所以执行那些被社会驱使的全部行为是因为人体验到有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断言中我们看到“需要”这个概念的极度扩大。对人来说，社会就是他的生活条件，正象生物周围的自然界是任何生物的生活条件一样。社会以外的人，正象有机体以外的活的细胞一样荒谬可笑。人并不体验到生活在社会中的需要，正象他没有体验到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需要一样。社会和自然环境，总的看来，绝不可能认为是人的需要。

人的行为、人的活动大多是受他的情感所制约的，而人的所有情感都以社会为其泉源。人的情感只能在人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人类集体中人们之间形成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在动物身上只能观察到某些和人的情感相类似的情感（而且只能在那些生活方式接近于人的动物身上看到）。当我们谈到人的情感时，自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道德情感，这种情感的产生比其他情感为早，而且是所有表征人类特点的各种情感产生的根源。对与其他的人的联系的体验（这可以看作是在人类集体中实际存在的联系的反映）乃是一切真正的人的情感的基础。在这里，为道德情感所激发的人的行为与为个人需要所驱使的人的行为，两者间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最后一场合人只是满足了自己的某种需求，替自己做了某种事情，而当人被道德情感所激动时，他照例是为别人做某种事情。

某些苏联心理学家将人所独有的个性的全部能动性归结为个人需要的这种企图乃是理性利己主义的复活。这种理论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创立的，而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从不同方面支持它的。甚至在苏联心理学者把它加以现代的

解译的条件下，这种理論也使人的个性顯得格外貧乏。根据这种理論，个性的所有富源、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一切富源，最后都被归結为人对自己、对自己幸福生活的关心。人原來並不是历史的創造者，不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而是專門为自己打算的行动者，是那种“被正确理解着的个人幸福”的創造者。

在強調社会需要作为人的行为的激动因素的重要作用时，我們並無意于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來。我們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曾經遇見過这样的人們，對他們來說，社会的必要性，社会的利益就是他們道德情感和个人需要。我們知道而且親眼看見，在快要進入共产主义社会时，劳动变成了每一个人的基本的生活需要。可是事情絕不在于在人类历史上上述这种或那种情况曾經发生，也不在于現在我們就看到这样的人們，劳动已經变成他們最重要的生活需要，而是在于驅使人去活动的源泉，人的創造活动的源泉，首先是具有社会的根源，而这些源泉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是由于社会向个人提出要求的結果，另一些是人类集体中的生活方式及劳动的产物。也可能在个性发展的高級階段，这些源泉会发生变化，溶合，变成个人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的某种統一的形式。

可是心理学研究者要研究实际的现实，而不仅是个性未來发展的广大可能性。心理学家尤其必須理解人的劳动活动是由于什么原因和如何产生的，它对整个个性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上，这一活动的动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动机发展的規律性是怎样的。要是我們断言，就在今天劳动已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创造性的劳动也不过是人所特有的这种或那种需要的結果，那末，我們不仅会歪曲现实，以愿望來冒充现实，而且也阻碍了研究人的心理生活的科学的发展，妨碍心理学达到唯物主义科学的水平。

人的能动性的基本內容乃是征服现实，使其臣服于人，以及广义的创造性；乃是那些为人們、为整个社会制造必需的物品各

种各样的生产活动，而这些物品如果没有人的積極參予，是不能由自然界本身創造出來的。一句話，人的能动性_的基本內容乃是人的所有有意識的和有目的的活动。人的能动性_的形式不仅是滿足人所固有的需要或自我保存，而主要是社会生产、不同形式的社会活动、作为一种特殊活动形态的認識以及作为一种特殊精神活动形态的創造性活动。人的能动性_的源泉絕不仅是人所固有的需要，而首先是整个社会的需要以及社会向个人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与_人参加成品生产的必要性联系着的（这些成品是滿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所必需的），是与履行对社会，对周圍的人們的其它各种义务联系着的。这些义务隨着社会的发展及社会关系的复杂化而日益扩展着。

最后我們可能得出結論，这种結論在我們看起來是比把人的个性的能动性問題归結为个人需要的所有企图，对心理科学的发展要有利得多。我們断言：所有驅使人活动的基本的、內在的刺激（除了來自人类有机体的生物学本性的以外）以及人的心理活动的全部基本形式都是社会（或個人周圍的人們）所組織的社会实践的結果，社会向个人提出要求的結果。

根据上述結論，我們把驅使人活动的刺激划分为四个基本种类：（一）社会向个人提出的要求，社会吸引个人去積極活动的这种或那种办法；（二）人对这种或那种活动的社会必要性的認識；（三）道德情感：义务感，榮譽感，良心，羞恥心等；（四）个人固有的生物学的需要或按其本質是社会的需要以及个人的兴趣。

揭露社会需要轉化为驅使人去活动的个人內在的、心理刺激的过程，揭露这些刺激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确定每一个这种刺激在具体的个人行为上的意义乃是心理科学的根本任务。

三

人之成为具有个性的人絕不是由于其生物的发展或心理的发

展的結果。人之成为具有个性的人只是因为劳动和滿足需要的社会形式的产生使人处于受社会以及聚集在个人身上的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完全支配之下。而这就導致人的身体構造的巨大大改变，並且導致那作为对现实的本質上簇新的反映的意識（在語言的基础上）的产生，而同时也導致人的全部精神生活的发展。个性的根源，个性产生和发展的來源在于社会，在于社会关系。

人之成为具有个性的人是因为劳动的产生和社会使人成为社会生产的參予者，成为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不仅成为历史的客体而且成为历史的主体。在其发展的高級階段，人，作为具有个性的人，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自觉而有目的的活动的参加者。

参加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使人成为征服现实的生物，与只能适应现实的动物有所区别。語言和意識的产生，对现实的高級形式的反映的产生，也意味着人变得不仅在其实践、劳动的过程中能征服现实，而且在其認識过程中也能掌握现实。在社会历史的進程中，对现实的規律的認識已成为最完全的征服现实、使现实屈服于人的最重要的条件。

随着語言和意識的产生，也产生了作为人的思想意图、情感、愿望的总合的个人内部主觀世界，在这些思想意图、情感、愿望中表現着个人对周圍现实所特有的态度。关于包含在人的内部主觀世界中的东西以及我們直接体验到和可能体会到的东西，除了我們已經列举的以外，当然，还可能作很多的补充。可是事情的本質不在这里，而在于人的这种主觀世界究竟是什么？它的基本特征如下：人的内部主觀世界乃是人对现实的反映和人对此种现实所特有的态度的表現。人对现实的反映永远在人的实践、人对周圍现实的積極影响的过程中進行，並以实践为其基础。因此，在闡明人的主觀世界的特征时必须排除任何消極的和直觀的因素。

心理科学研究思惟、思惟的发展和規律，可是实际上思惟毋寧說是以人的思慮的形式存在着的。人的思惟活动总是包含在人

的意图体系之中、人的某种实践体系之中。在每一个具体場合中人是為着他不能不親自參與的某種事情、某些情況而運思。人的思惟活動，同時總是他的實踐活動的某種意图、某種希望、某種計劃。

談到情感和願望，它們本身就是人對周圍現實的積極態度。就其本質而言，情感和願望是排斥消極性的。

在現時，機能主義心理學的傳統和以這種傳統心理學來說明人的心理生活的能動性的辦法，仍然是很盛行的。古典的機能主義心理學企圖以各種心理機能間聯系的建立來解決能動性問題。這樣，注意的高級的能動形式就被解說為注意、意志、興趣三者輻合的結果。感性知覺的能動形式的形成，被說成好象是由于意志和思惟參與到初級的感覺和知覺過程中所致。意志和思惟的存在，保證了記憶、想象等高級能動形式的產生。在這裡，承認感覺在實際上不可能直接轉化為積極的考慮和觀察過程，承認作為簡單的聯想過程的記憶不能直接轉化為積極的熟記或回憶過程是有價值的。可是，所有這些企圖絲毫也沒有解決心理的能動性的起源問題。它們只是以某個問題來代替另一個問題。

在現代蘇聯心理學中完全正確地承認人的活動在其心理生活的发展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可是某些固執地站在機能主義立場上的蘇聯心理學家却認為每一種心理機能的发展只是這種或那種活動的直接後果。每一種心理機能发展的本質好象可以歸結為：某一機能參與于其中的外部操作(внешние операции)由於練習，就變成了該機能的內部操作(внутренние операции)。我們絕不想否認在這方面的研究，例如揭露某些個別心理機能改組的機構的專門研究的科學意義，可是這些研究卻不可能包括盡心理發展的規律。心理機能的发展過程不僅是這一或那一機能參與于這一或那一对它的发展極有幫助的活動之中的結果，而且是整個個性發展的結果。

心理學的研究不可能抽象地離開人的活動的內容方面以及人

的内部主观世界的内容方面来进行。这样的抽象只有在研究这种或那种心理现象的机制，亦即其物质本体时，才是可能的和可以容忍的。要是不研究那实在的而当然是具有一定内容的人的实践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实际内容（也就是人对这种实践所特有的态度）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可能揭露这种或那种心理现象，特别是心理活动的形式的发展过程的。

心理发展的过程，自然，是人和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可是对于这一过程不可能抽象地看待，因为人的特征在于人与其周围环境具有一种完全特殊的相互作用形式。社会使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处于一种主动的地位。人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受社会所制约的特性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这种特性决定了人的心理发展的全部过程。在研究心理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抛开人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特性而抽象化起来——这就意味着自处于歪曲事物真相的威胁之下。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人的活动从幼年时期起就受社会要求的支配，并且是随着社会要求而实现的。在这里，周围的人们要求个人（儿童）从事某种十分确定的具体的活动。人们教导儿童以有目的的行动并且要他按照流行于该社会的某些方式来行动，也就是说，将所有以前各代积累起来的经验传授于他。因此，心理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为个体与其周围物质环境间的形式上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在这种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个人周围的人们，他们要求个人从事某种活动并且教导他以活动的一定方式。

在人的个体发育过程中他的心理机能也获得发展。个人周围的人们要求他从事某种活动，教导他以活动的一定方式，教育他在感知现实的过程中要有很好的注意力、观察力和能动性，教导他以思维活动的一定方式。同时，因为社会永远总是与个人发生交往，每一种心理机能都不是自动地发展，它不仅是参预这种或那种实践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个性总的发展的结果。个人的特征是对现实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因此，个人对周围现实所独